

“你想回来吗？”

“我想回去。从我之前待的那个地狱里回去。”

“好吧。欢迎你填申请表。”

*Truly
Madly
Guilty*

因为是你

[澳] 莉安·莫利亚提 著
王思宁 译

因为是你

[澳] 莉安·莫利亚提 著

王思宁 译

*Truly
Madly
Guilty*

Copyright © 2016 by Liane Moriarty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8-14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因为是你 / (澳) 莉安·莫利亚提著；王思宁译.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8

书名原文：Truly Madly Guilty

ISBN 978-7-5339-5315-7

I. ①因… II. ①莉…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澳
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2035 号

因为是你

YINWEI SHI NI

[澳] 莉安·莫利亚提 著 王思宁 译

责任编辑 童炜炜

装帧设计 王 易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 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324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13.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5315-7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音乐是音符之间的沉默。

——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

目录

第一部

并不寻常的事件

001

第二部

你我她的言不由衷

121

第三部

惊悸与真相

243

第四部

告白与告别

357

第一部：并不寻常的事件

头顶亮着一盏灯。他能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一条美得惊人的红色长地毯一路延伸进黑暗中。然后是一段弧形木把手的楼梯。

楼梯底部倒着一件奇怪的大物，当然了，他已经知道这肯定是哈利的尸体。这正是他担心会发生的事，可他还是盯着看了几秒钟，思考事件始末，好像这画面是那种视觉错乱的图片似的。

“这是一个缘起于烧烤派对的故事。”克莱曼婷说。麦克风放大了她的音量，同时也让她的声音变得平滑，她听起来多了一些权威感，仿佛被修图软件修过的照片。“一个寻常社区的寻常后院里，再寻常不过的烧烤派对。”

当然了，这后院其实并不寻常，艾瑞卡心想。她跷起二郎腿，把一只脚钩在脚踝后，抽了下鼻子。没有人会说韦德家的后院“寻常”。

艾瑞卡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中间，这是一间会议厅，与装潢别致的社区图书馆相连。图书馆坐落在郊区，开车从城里来要四十五分钟——而不是出租车公司所说的三十分钟，亏他们还是专业的呢。

观众席稀稀拉拉大概坐了二十人，即使厅里其实有两倍的折叠椅。大多数听众都是老年人，脸上挂着活泼而充满期待的表情。这些都是见多识广、充满智慧的长者，他们在这个阴雨连连的（又下了，这雨到底会不会停啊）早晨来参加“社区事务会议”，来听新的、有趣的信息。“我今天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女人讲话。”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儿孙们。

艾瑞卡来之前，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查了查，读了关于克莱曼婷讲话的描述。描述简短，但包含的信息却不少：听一位来自悉尼的母

亲、著名大提琴家克莱曼婷·哈特分享她的故事：“寻常的一天”。

克莱曼婷真的算是“著名”的大提琴家吗？这似乎有些夸张了。

今天的活动收取五澳元费用，包括两位演讲者的讲话，一份自制早茶，还有抽奖的机会。在克莱曼婷之后发言的那位演讲者要谈的是委员会提出的饱受争议的社区泳池修缮计划。艾瑞卡听到茶杯和茶垫轻碰的声音，在摆早茶了。她手里拿着抽奖的号码，把手搭在大腿上。她懒得把它放在包里，因为一会儿抽奖的时候还得再取出来。蓝，E 24。看起来不像是个能抽中的号码。

坐在艾瑞卡正前方的女人有一头灰色鬈发，她的头微微一歪，摆出一副同情、专注的样子，像是准备好同意克莱曼婷说的每一个字。她上衣的标签露出来了。12码。Target超市的。艾瑞卡伸手帮她塞了回去。

女人转过头来。

“标签。”艾瑞卡轻声说。

女人微笑表示感谢，艾瑞卡看到她脖子的背面泛起了粉红。她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一些的男子，可能是她儿子吧，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样子，肤色健康的脖子根上文着一段条形码，像把自己当成超市里的商品似的。他文这个是为了搞笑吗？讽刺吗？纪念什么吗？艾瑞卡想告诉他，实话实说，这很傻。

“那是一个寻常的周日下午。”克莱曼婷说。

她不停地重复“寻常”这个词，引人注目。克莱曼婷应该是觉得，她的演讲需要让郊区的寻常居民能找到“同感”。艾瑞卡想象着克莱曼婷坐在她的小餐桌旁，又或许是山姆那张保持原貌的老古董桌前，在她那“在水一角”的新怀旧风双层公寓里，写着面向社区听众的演讲稿，边写边咬着笔头，将一头浓密的黑发搭在一边肩上，用她

那种感性、略带自我满足的动作抚摸着头发，像长发公主似的，同时暗自想道：寻常。

是啊，克莱曼婷，你怎么能让寻常人理解你呢？

“那是早冬的一天。天气凛冽而阴沉。”克莱曼婷说。

搞什么？艾瑞卡忍不住在椅子上扭动了几下。实际上，那天天气很好。天气“棒极了”。这是韦德的原话。

或者是“非常棒”。总之是类似的话。

“寒意惹人生疼。”克莱曼婷说着，甚至还打了个寒战，有些戏剧表演的意思。这确实没有必要，因为房间里很暖和，暖和到艾瑞卡斜对角坐的男子好像都打起盹了。他的双腿向前伸展，双手舒服地搭在肚子上，头向后倾，仿佛在靠着隐形枕头小憩。也许他是死了。

烧烤那天或许算得上凉爽，却绝对不阴沉。艾瑞卡知道，证人的回忆是出了名的不可靠，人们都认为他们回忆时是按下了脑中记录仪的“回放”按钮，可实际上，他们的记忆是自己所创造的。他们“搭建了自己的故事视角”。所以，克莱曼婷会记得烧烤那天是又冷又阴沉的。但克莱曼婷记错了。艾瑞卡记得（她记得，她绝对不是自己在创造回忆）那天早晨，韦德弯下腰，凑到她的车窗前，说：“今天天气棒极了！”

艾瑞卡非常确定，他就是这么说的。

或者，也可能是“非常棒”。

不过她能肯定，绝对是一个积极的形容词。这点她是确定的。

（艾瑞卡当初真该说“没错，韦德，天气确实是非常棒/棒极了”，然后踩下油门，事实要是那样就好了。）

“我记得我专门给女儿们穿上了厚实的衣服。”克莱曼婷说。

给孩子们穿衣服的恐怕是山姆吧，艾瑞卡心想。

克莱曼婷清了清嗓子，双手抓着演讲台的边缘。麦克风的位置对她来说有些高了，她好像是在踮着脚尖往上面凑。她的脖子拉长了，让她最近瘦下来的脸显得更瘦了。

艾瑞卡考虑要不要默默地挪到边上，然后悄悄上去帮她调整一下麦克风。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她想象着克莱曼婷冲她露出感激的微笑。“谢天谢地，多亏你去帮我弄了。”她会在她们事后去喝咖啡时说，“你真是拯救了这一天。”

只是，克莱曼婷今天其实不希望艾瑞卡来。艾瑞卡提出陪她来演讲时，捕捉到了她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恐表情，虽然克莱曼婷很快就调整过来，说好啊，很好，你真好，结束后她们可以在附近的美食广场喝咖啡。

“派对的邀请是临时的，”克莱曼婷说，“烧烤派对。我们跟办派对的那家人并不熟。他们算是朋友的朋友吧。”她低头看看演讲台，像是忘词了。她走上演讲台时，手里拿了一摞手掌大小的手写卡片。那种小卡片有些令人心碎，克莱曼婷像是还记得她们上学时演讲课上学到的小技巧。她肯定是用剪刀剪出的小纸片。用的不是她祖母的有珍珠把儿的剪刀。那把失踪了。

克莱曼婷在台上（暂且这么说吧），却没拿大提琴，有些奇怪。她看起来很普通，穿着蓝色牛仔裤和“不错的”印花上衣。郊区妈妈的打扮。克莱曼婷的腿有些短，不适合穿牛仔裤，配上她今天穿的平底芭蕾舞鞋，显得更短了。好吧，这不过是事实嘛。她走上演讲台时，看起来几乎有些——作为朋友，她这么说克莱曼婷可能显得有些不忠——落伍。她表演时会把头发扎起来，穿高跟鞋，一身黑：宽宽的飘逸长裙，好容纳她膝间的大提琴。克莱曼婷坐下来，温柔而热情地低头看着她的大提琴，仿佛在拥抱它，一缕长发刚好搭在琴弦上方。

她的手臂以一种怪异的几何角度弯曲，永远如此感性，如此超然，与艾瑞卡如此不同。即使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艾瑞卡每次看克莱曼婷表演时，都还会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像是她在渴望某种遥不可及的东西。她总以为那种感觉代表的情绪比嫉妒要更复杂、更有意思，因为她对演奏乐器没有兴趣，可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许那根本就是嫉妒。

看着克莱曼婷在这个小房间里做这耽误时间、毫无意义的小演讲，窗外是繁忙的购物中心停车场，而不是在她平时表演时的肃然无声、天花板高高隆起的音乐厅里，这种体验给艾瑞卡带来一种难以启齿的满足感，仿佛在一本烂杂志里看到一个电影明星的素颜照片：原来你也不是那么特别嘛。

“那天有六个大人。”克莱曼婷说。她清清嗓子，脚前后踮了几下。“六个大人，三个孩子。”

“还有一条汪汪狗呢，”艾瑞卡心想，“汪汪汪。”

“如我所说，我们跟主人并不熟，但我们玩得挺开心，大家都挺高兴的。”

“你是玩得挺开心的，”艾瑞卡心想，“挺开心的。”

她还记得克莱曼婷银铃般清澈的笑声与韦德深沉的笑一起起伏伏。她看到人脸在晦暗的阴影中若隐若现，他们的眼睛就像黑色池塘，他们的牙齿偶尔闪现。

那天下午，他们在那不同寻常的花园里，很晚才打开室外的灯。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听音乐。”克莱曼婷说。她低头看看面前的演讲台，然后又抬起头来，像是在远处地平线上看到了什么东西。她眼神空洞。她现在看起来可不像是个郊区的妈妈了。“是法国作曲家加布里埃尔·福雷的《梦后》。”自然了，她的发音是标准的法语发音，

“那是一曲美丽的音乐。夹杂着别样的哀愁。”

她停了下来。她是感觉到了观众席轻轻的骚动、观众们的不适感了吗？“别样的哀愁”可不适合说给这群观众听：太过了，太艺术了。克莱曼婷，亲爱的，我们太寻常了，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趣味高雅的法国作曲家。反正他们那晚也不光听了这个，还听了“枪花乐队”的《十一月的雨》呢。那首就没有这么高雅了。

《十一月的雨》这首歌不是还跟蒂芙妮的坦白有关吗？是在那之前还是之后呢？蒂芙妮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讲出她的秘密的？不是在那之后，这一夜才变得模糊，渐渐从她手中溜走的吗？

“我们在喝酒，”克莱曼婷说，“不过没人喝醉了。也许算得上微醺。”

她的目光与艾瑞卡相遇，像是一直知道她坐在哪里，只是从头到尾都在躲避她，直到现在才刻意决定在人群中寻找她。艾瑞卡也盯着她看，试着微笑，像朋友一样。她是克莱曼婷最好的朋友，她孩子们的教母，可现在她的脸像是瘫痪了，她好像中风了。

“总之，时间已经临近傍晚，我们正要开始吃甜点，所有人都在笑。”克莱曼婷说。她的眼神从艾瑞卡身上移开了，去看坐在前排的某个人，这让艾瑞卡觉得被轻视，甚至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残忍。“至于在笑什么，我不记得了。”

艾瑞卡头晕乎乎的，幽闭恐惧症犯了。房间变得格外拥挤，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她突然觉得有一种想要冲出去的迫切需要。“好了，”她说，“又来了。”这需要她作出斗争还是逃走的选择。她的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她脑部的化学反应出现了变化。就是这样。如此自然。童年阴影。她读了许多文献。她知道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可知道了也并不

不能改变什么。她的身体直接背叛了她。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她的双手开始颤抖。她能闻到童年的味道，在她的鼻孔里如此浓郁、真实：湿重、发霉、羞耻。

“不要跟恐慌对抗。直面它。任它掌握方向，随着它飘。”她的心理医生这样告诉她。

她的心理医生非常出色，让她花的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啊，没有空间，怎么能飘呢？不论向上、向下，到处都没有空间，你根本没法走一步，总会觉得脚下有种软绵绵的感觉，像是踩到了腐朽的东西。

她站起来，拉了拉粘在她腿背后的裙子。那个脖子上文着条形码的男子扭头在看她。他眼中同情的关切让她小小惊了一下，跟看到一只猿猴眼中惊人的智慧感觉差不多。

“抱歉。”艾瑞卡低声说，“我必须——”她指指自己的手表，侧身从他身边挤过去，尽量不让自己的外套碰到他的后脑勺。

她走到房间最后面时，克莱曼婷说：“我记得有一瞬间，我的朋友尖叫着喊我的名字。声音非常大。我永远都忘不掉那声音。”

艾瑞卡手放在门上，停顿片刻，背对着房间。克莱曼婷肯定是凑到了麦克风前，因为她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房间：“她喊道，克莱曼婷！”

克莱曼婷一向非常会模仿，作为一个音乐家，她听得出人们声音中精确的语调。艾瑞卡从刚刚那一个词——“克莱曼婷！”中听到了鲜活的恐惧、惊恐的焦急。

她知道她就是那晚喊克莱曼婷名字的朋友，可她不记得这事。这段记忆本该存在的空间里，只有纯净的空白，她记不得这样一个时刻，肯定是个问题啊，这是不正常的，是有问题的，一个异常突出、

令人担忧的问题。恐慌的波浪达到了最顶端，几乎要让她站不稳了。她扳下门把手，跌跌撞撞走进了倾盆大雨中。

2

“去开会了吗？”艾瑞卡回城里的路上，出租车司机问道。他咧咧嘴笑着，一脸疼爱地看着后视镜里的她，仿佛如今女人上班是件可爱的事——她们穿着整齐的正装，几乎像是像样的商人了呢。

“是啊。”艾瑞卡说。她狠狠甩了甩自己的雨伞，把水甩在出租车地上。“您仔细看路吧。”

“好的，长官！”出租车司机用两根手指在额头上敲了一下，假装敬礼。

“在下雨呢。”艾瑞卡反击道。她在说像子弹一般滴滴答答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路滑。”

“刚把一只傻大鹅送去机场。”出租车司机说。他停了下来，转换车道，一只肉乎乎的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臂随意地搭在车座靠背上，让艾瑞卡脑海中印下一只真正的鹅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的画面。

“他非要说这雨都是因为气候变化。我说，哥们儿，哥们儿啊，我说，这跟气候变化可没关系。这是拉尼娜现象！你知道拉尼娜不？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自然现象！几千年来一直都在发生。”

“好吧。”艾瑞卡说。她希望奥利弗跟她在一起。他肯定会替她接下这番谈话的。为什么出租车司机都如此坚持要教育他们的乘客？

“是啊。拉尼娜。”司机再次说，语调还带着些墨西哥味儿。他显然很喜欢说拉尼娜。“对了，我们破纪录了对吧？自1932年以来悉尼持续时间最久的阴雨天。欢呼吧！”

“是啊。”艾瑞卡说，“欢呼一个。”

应该是从1931年以来，她记数字可是从不会记错的，但没必要纠正他。

“我想你会发现，其实是1931年。”她说。她就是忍不住。这是她的性格缺陷。她清楚这一点。

“没错，就是，就是1931。”司机说，仿佛他一开始说的就是这个，“在那之前是1893年的连续二十四天。连续二十四天阴雨天啊！希望这次不要把那个纪录也打破吧？你觉得会吗？”

“希望别打破吧。”艾瑞卡说。她用一根手指划过额头。那是汗还是雨水？

刚才她站在图书馆外，在雨中等待出租车时已经冷静下来了。她的呼吸再次均匀起来，但是她的胃仍然在翻滚咆哮，她感觉特别累，筋疲力尽，像是跑了马拉松。

她掏出手机，给克莱曼婷发短信：抱歉，有事得走，工作上的问题，你很出色，待会儿再联系。

她把“很出色”换成了“很棒”。很出色太夸张了。而且也不准确。她按下了“发送”。

在工作日抽出宝贵时间来听克莱曼婷演讲真是错误的决定。她只是去表示支持的，还因为她想把自己对那天发生的事的感受理清楚，整齐地收起来。她那天的记忆就好像一条老胶片，有人剪掉了其中一些片段。甚至不是整个整个的片段。而是片段中的瞬间。瞬间的时光。她只是想把这些瞬间找回来，同时又不想告诉任何人“我不太记得全部过程了。”

一幅画面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她自己的面庞映在卫生间的镜子里，她的双手狠狠颤抖，她在试图用大拇指的指甲盖把那枚黄色小药

片弄成两半。她怀疑她记忆中缺失的片段与这枚药片有关。但那是处方药。她又不是在去烤肉派对之前磕了摇头丸。

她记得那天他们去隔壁赴烤肉派对时，她感觉很奇怪，有些疏离感，但她还是不明白记忆里为何会出现空白。喝太多酒了吗？没错，就是因为酒喝太多了。“面对事实吧，艾瑞卡。你是受到了酒精的影响。你‘醉了’。”艾瑞卡无法相信这个词能用来描述她，但事实似乎就是这样。她人生中第一次，无可辩驳地喝醉了。所以，那些记忆空白是酒精造成的晕眩吗？就像奥利弗他爸妈。“他们忘记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里发生了什么。”奥利弗有一次当着父母的面那么说，他们两人都高兴地大笑，还举杯，即使奥利弗并没有微笑。

“那你是干什么营生的，如果不介意我问的话？”司机问道。

“我是个会计。”艾瑞卡说。

“真的吗？”司机的语气太过好奇了，“真是巧啊，我刚刚还想呢——”

艾瑞卡的电话响了，她吓了一跳，她每次听到自己的电话响，都会这样。（“只是电话而已，艾瑞卡。”奥利弗总这样跟她说，“电话就该响啊。”）她能看到来电人是她母亲——此刻她在这世上最不想交谈的人，但是司机换了姿势，眼睛没有看路，反而在看她，简直要舔着嘴唇，等待她给他什么免税建议。出租车司机对所有事都有点了解。他想给她讲他听一常客说的什么奇妙的规则漏洞。艾瑞卡不是那种会计。“漏洞”不是她欣赏的词。也许她母亲是两个坏选择中比较好的那个吧。

“嗨，妈。”

“喂，嗨！我还以为你不会接呢！”她母亲的声音听起来紧张而轻蔑，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都准备好在语音信箱里留言了呢！”西尔维娅指责道。

“抱歉我接了电话。”艾瑞卡说。她确实抱歉。

“你当然不用抱歉，我只是需要重新理下思绪。这样吧，你就直接听我说，假装我是留了言，就像我准备的那样。”

“说吧。”艾瑞卡说。她看着窗外雨中的街道，一个女人跟雨伞在斗争，雨伞不停地往外翻。艾瑞卡看着，女人突然奇迹般的没了脾气，把雨伞丢进了一个垃圾箱，大步朝前走，在雨中前进。干的不错，艾瑞卡心想，她被这小闹剧搞得兴奋。丢掉就好了。丢掉那该死的玩意儿。

她母亲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听起来像是挪动了电话的位置。“我本来打算这样开始的：艾瑞卡，亲爱的，我本来要说，艾瑞卡，亲爱的，我知道你现在不能说话，因为你在上班，真是可惜，这样好的天气被困在办公室里。不过天气不是真的好，我必须承认，天气其实很糟糕，这天气真是太可怕了，但是通常这个季节天气都很棒，我一醒来，就要瞥一眼外面，看看蓝天，心想，老天啊，太可惜了，可怜的艾瑞卡啊，这样好的天气被困在办公室里，我总会这么想，但这就是你这一行里成功的代价啊！你要是做公园管理员，或是其他什么室外的该多好啊。我本来没想说公园管理员的，是刚刚一时兴起说的，对了，我还真知道我为啥说这个呢，因为赛丽的儿子刚毕业，他要做公园管理员。赛丽跟我讲的时候，我自己心想，你知道的，真是份不错的差事，多好的想法啊，这样就不会像你一样，被困在小小的办公室格子间里了。”

“我没有被困在小格子里。”艾瑞卡叹着气说。她的办公室有港口景观，每周一早晨，她的秘书都会买鲜花。她爱她的办公室。她爱她的工作。